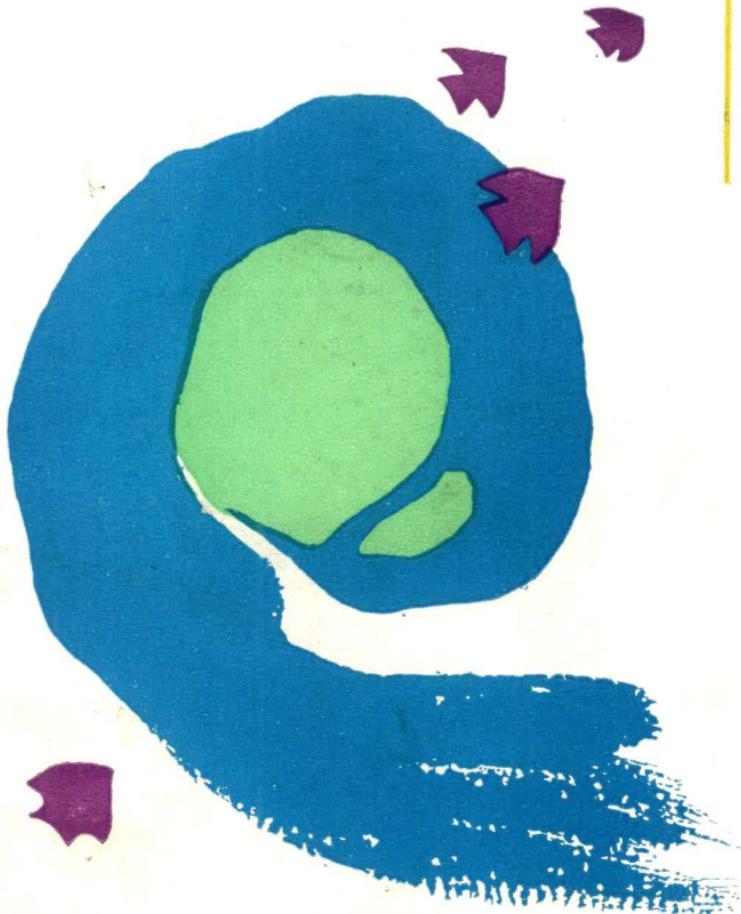


陈堪进 著



孤島呼喚愛情

北方文艺出版社

陈堪进 著

孤島呼喚愛情

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常勤毅 李廷君
封面设计：陈北跑

· 新作家作品选辑 ·

孤岛呼唤爱情

Gu dao hu huan ai qing

陈堪进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海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6印张 223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17—0751—9 / I·751 定价：6.50元



作者简介

陈堪进，曾用徐

野、雷琼风等笔名。
60年代开始业余创作，至今已在六十多家报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现任徐闻县文联主席。先后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故事等各类作品在省市级文艺评选和报刊征文中获奖。已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月浴》等。

新作家作品选辑

主 编: 汪 雷

责任编辑: 常勤毅 李廷君

一枝一叶总关情

——陈堪进《孤岛呼唤爱情》序

吴茂信

湛江有个作家群，共同创造了那里的地域文学——多年来被称为“红土文学”。有人提出异议，说红土不光是湛江才有，凡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土壤都是红的。那么，岂不是这些地方的文学都可以叫“红土文学”么？我说不对。虽说凡在红土地上产生的文学都可以称为“红土文学”，但湛江已经先用了，便有了“专利权”。事实上，文学界已约定俗成，“红土文学”指的就是产生在雷州半岛以及周围县区的文学。

陈堪进是红土文学的佼佼者。他年轻时本来是徐闻县一个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却始终迷恋文学，舍弃仕途而跻身文坛。从六十年代开始，迄今已近三十年，他执着追求，百折不挠，逐渐成为红土文学的代表作家。

陈堪进的作品，反映了红土地以及与红土地相接的蓝海洋上人们独特的生活形态，揭示了他们在这种生活形态中逐步形成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征。他太熟悉这里的生活了，不仅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而且熟悉人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从山野田间采来的一

枚甜果，或者是从远洋近海撷取的一朵浪花。字里行间，散发着生活的芬芳。读者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便会感到无比真实和亲切。随便举出一篇《又见黄昏》吧，“渔家不比山里的人，说话有许多忌讳，比如，‘吃水’要说‘喝茶’，‘破(劈)柴’要说‘屠柴’……渔家最忌讳‘破’、‘撕’之类的字眼。‘破’就意味着船破；‘撕’就意味着渔网被礁石撕毁……”写得活灵活现，又新鲜独特。但是，他写民风习俗，并非为了搞风情展览，而是要通过独特的画面去揭示生活的本质，展示人们的心理态势、文化结构、历史积淀和思想层面，从而使读者通过他的作品去认识活跃在这个地域中的人。

散文《露宿无人岛》与中篇小说《孤岛呼唤爱情》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罗斗沙为背景。前者作者以其生花妙笔，维妙维肖地描绘了罗斗沙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情趣。而后者则把一群林场工人放到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又以台风来临为契机，充分展现了各类人物灵魂的搏斗，同时也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美，从而触及到人性这个内涵丰富而复杂的课题，引起人们的积极思考。

发表在《珠江》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女人与船》写的是船家的生活，如何掌舵，如何行船，作者写得生动细致、活灵活现，体现出作者深厚的生活功力。然而，作者并不把文笔停留在表面的生活现象上，而是进行大胆的探索，打破了以往将人物简单地划为好人和坏人两种，以及在结构上起承转合，在人物命运上悲欢离合的老套路，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多侧面，注意到人物心理活动的多层次以及情节发展的内在联系，往生活的纵深处进行了一次探索。

红土地多灾多难，台风、潮水、暴雨、雷火……在陈堪进的笔下，不少惊心动魄的场面，然而，正是狂风暴雨不断地洗刷了人们心灵上的污秽，雷火闪电，锻造了人们的钢筋铁骨。在陈堪进的作品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许多动容的人物，启迪读者去思索人生、衡量价值和认识世界——我想，这应该是红土文学存在的价值！

创作的激情，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红土地上父老兄弟的喜怒哀乐都牵动着陈堪进的心。一段琴声，会使他为青年一代的奋发向上而喝彩（《没有空间的古城》）；几声鸡啼，会勾起他对岁月的凝思，为社会的进步而欢欣鼓舞（《鸡啼声声》）；数阵椰风，会撩拨起他无限的情思，为改革开放带来渔村的新气象而引吭高歌（《网床轻轻摇》）……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对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他如郑板桥写翠竹一样，“一枝一叶总关情”，体现了他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红土作家中，陈堪进的风格最为鲜明。有人以为，只要描写的对象是红土地上的人，表现的生活是在红土地上发生的事件，作品的环境是红土地上的城镇乡村、山野水隅，作者就有红土的风格，创作便具有自己的个性。另外还有些作者为了创造独特的“红土特质”，凭空捏造出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塑造红土人的所谓“野性”和“蛮性”，竟也博得一些不熟悉红土地而又追求“轰动效应”的编辑的赏识，甚至吹捧为正宗的红土文学。这实在令人陷入困惑。集中读了陈堪进的部分散文和小说，我慢慢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我觉得，红土作家，必须忠诚于脚下的土地，熟悉红土地的子民，真实地反映红土地上的生活。陈堪进为我们作出了榜

样。在红土作家中，生活基础最厚实应数陈堪进了。他无须捏造，只需要提炼。我读他的作品，他所描述的故事，似乎都是经历过的；他所塑造的人物，好像都是我曾经在哪里遇见过的。因此，极容易产生共鸣。然而，这还不足以成为他作品的风格。风格，是由艺术创造积累起来的。

陈堪进作品的主要风格是什么？我以为他自己就概括得很准确，他在给我的信中写过：“我写小说既注重生活，又注重美感，尽量做到环境美、人性美，有的还带有一点淡淡的诗意图。”

陈堪进写小说是这样，写散文也是这样。他十分注意精心设计环境，为读者构筑赏心悦目的画面。皎皎绿树，潺潺流水，静谧的月夜，温柔的海湾……他首先把读者带进一个独特清新的境界，然后再将人物一个个地唤出，演绎他们人生的悲喜剧。写喜剧时，读者感到与这环境协调、和谐，倍添愉悦的气氛；写悲剧，则与环境造成了强烈的反差，使人感到惋惜、激动、甚至愤怒，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陈堪进写红土地上的人，尽力去展示他们的心灵美。这种美，不是挂在笑脸上的，而是溶在血液中的。我读他《钱盲的母亲》，心弦被强烈扣动，其中有一段文字，深深地镂刻在我的头脑里：“因为她与金钱无缘，凡与金钱有关的事物也不知晓。诸如价格、价值这类概念，她心中自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什么掂斤掂两也全不懂得，连人参与蕃薯哪样贵重也分不清。有一次父亲从广州买回一条高丽参，嘱她好好保管着。后来村里有一位妇女得了‘血山崩’，人家说高丽参吃好，她便送上门去，叫人自己拿去切，凡此数次，那条高丽参就所剩无几了。我父亲责怪她：‘你知道高丽参

值多少钱吗？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她说：「值多少钱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人命比钱重要。」……”从这段文字里，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看到了我的伯母、婶娘，还有村里的大嫂和姐妹们。所以说，他的作品不仅写了红土地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是红土文学的灵魂。

环境美、心灵美，还要通过语言美来表达。陈堪进十分重视语言这一载体，从群众的语言中锤炼出具有特色、饶有风味的语汇，同时注意加强语言的韵律和节奏，增强语言的美感。随便摘下两段文字：

街边的苦楝花早开了，白白的，灿然若雪。空气里流动着淡淡的清香。每年苦楝花开的时候，我都到郊外去踏青……

——《草甸春牧图》

太阳笑着躲进海里去了，留下满海绯红和温馨；夕潮唱着歌上涨了，送回一片片迷人的渔帆……

——《又见黄昏》

前一段写陆地，后一段写海，都是那样有声有色有味有香，霎时间就把人带进美的意境，也感受到淡淡的诗味。他还善于运用独特的物产、风习来加浓文章的诗境。《蛋家街》、《花蟹街》、《古晋湾》等篇章，这一特色尤为突出。由于他作品中浓烈的诗情画意，以致不少人认为陈堪进的小说和散文几乎难以区分。小说是小说化了的散文，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自然就形成了一种风格，也标志着一位作家走向成熟。

陈堪进是很有成就的，我早就建议他将旧作汇编成集。然而这位老实巴交的作家，总是矜持地搓着手，徒叹无奈。

湛江市和徐闻县的领导毕竟珍惜知识，尊重人才，副市长叶振成、县长李昌梧亲自出面支持，解决了出书的具体困难，使这本书能与读者见面，是一桩可喜可贺的乐事。我们期待着陈堪进有更多的佳作问世，更期待着红土地上成长起更多的文学嘉树，无愧于“红土文学”这一美称。

（待续）

徐闻，位于雷州半岛东端，南临北部湾，北靠雷州平原，东接海南岛，西连雷州半岛，是海南岛通向大陆的咽喉要道，素有“琼州门户”、“粤桂咽喉”之称。徐闻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著名的侨乡，也是革命老区，素有“革命摇篮”之称。徐闻物产丰富，海盐产量居全国之首，素有“中国海盐之乡”之称。徐闻人民勤劳勇敢，民风淳朴，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是著名的“诗人之县”，也是“书画之乡”。徐闻还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度假胜地，风光旖旎，气候宜人，是理想的避暑胜地。

《徐闻作家群》一书，就是对徐闻作家群体的一次集中展示。

《徐闻作家群》一书，由徐闻县委宣传部组织编写，徐闻县文联具体负责，徐闻县作家协会协助完成。



此生不离三寸笔

艾 彤

元旦刚过，陈堪进又从徐闻赶来霞山附属医院做第二次化疗。我看他，他气色尚好，我们坐在肿瘤病房的紫荆树下海阔天空地闲聊。阳光明媚，花正艳，阵阵清香扑来，觉得温馨。

陈堪进从事文学创作已30多年，在全国60多家报刊发表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不少作品获奖、转载，硕果累累，成了雷州半岛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他最近挑选了近40万字的小说和散文，交花城出版社和北方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正为他同时出两本书而高兴，突然接他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偶尔发现左肺部有个阴影，怀疑是癌，正在检查。我猛吃一惊，“谈癌色变”，癌可是个难治的绝症呀！他沉住气，怀着忐忑复杂的心情，跟死神展开了搏斗，照C T，透视，拍片，上手术台，吊针，化疗，折腾了三个多月，他胜利了，脸上的乌云飘走了，慢慢有了欣慰的微笑。我每次上医院看他，他显得很平静，气色一次比一次好。不过，看来那两本书恐怕出不成了，重病在身，哪还有心思去侍弄那个呢！后

来见他从家里带来大叠稿件，和出版社联系，请人写序，跑海军印刷厂，一边吊着针，一边张罗出版的事，我深深地感动了……

我认识他已近20年，相晤匆匆，对他不大了解。这次长谈，才知道他一生坎坷，有个不平凡的经历；才知道生活的艰难和磨炼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他出生在雷州半岛南部的一个孤岛上。一只小渔船，两亩沙砾地，养育嗷嗷待哺的几代家口，一日两顿番薯干粥，还常以海上俗名“白柑桔”的野果充饥。祖父临终，只系着一条海麻树皮腰带。解放后，他上了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满怀希望考上名牌大学，岂料因日记里写了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一些不同看法，被批判，不能录取，只得回家劳动。命途多舛呵！他砍柴，捡竹薯，采海，打鱼，什么苦的活都干了。

苦难岁月里，他仍如醉如痴地钟爱文学，坚持写作。没有稿纸，买来劣质白纸刻腊板自己印制；昏暗的油灯陪伴着他，熬红了眼睛，写出一部十多万字以海岛革命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乞丐与英雄》，获县优秀创作奖。

“文革”开始时，他当了大队干部。这时，几篇已通知采用的稿退回来，又见一个个大队干部被批斗，感到前途渺渺，便萌发了行医的念头。行医好呀！社会上不是流行一句顺口溜吗，“世上三件宝，司机、医生、宰猪佬。”他于是自学了医科大学全部课程；读了大量古今中医书籍，请教从省城大医院遣散下来的专家。苦学两年，行医一年，面前一条“华佗再世”的大道铺满鲜花。然而，积习难改，文学的影子时时跟着他，创作的欲望常常在心中躁动。他终于忍痛

放弃了行医，又回来爬方格子。好呵！雷州半岛少了一个“陈医生”，多了一个“陈作家”。

谈起创作的甘苦，他说，在崎岖的创作小道上摸索了20余年，1987年才开始生猛，摸出自己一条路子。80年以前，“左”的流毒还未肃清，他的许多作品还停留在为中心任务服务。后来，刮起“伤痕”风，他也跟着热闹了一番。虽然从85年起，又回过头来写自己熟悉的农村和海岛题材，但缺少自己的特色。他困惑，他苦恼。87年发表几篇描写渔家生活的有浓郁抒情色彩的小说和散文受到读者欢迎和评家关注，蓦然回首，才找到自己该走的路，开始有了新的追求，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创作也便迈开了大步。

他爱巴金、朱自清、冰心、孙犁、贾平凹、铁凝的作品。朱自清的《背影》《荷塘夜色》、孙犁的《荷花淀》《山地笔记》，他读得很认真，还写了许多学习笔记。虽然这些大作家所描写的题材和自己的不同，但他们的作品里的那些细腻的抒情，清丽的文字，素淡的诗意，却深深地叩动了他的心弦。他从他们的作品里寻觅自己的路。

91年他参加省作协文讲所作家班学习。在短短几个月的日子里，他写了两个中篇小说《孤岛呼唤爱情》和《二娃和哑妹》，还有一个短篇，都在报刊发表。另一个短篇小说《渡痴》在《作品》发表后，又收入新作家丛书。近几年，他的创作更又上一层楼。许多报刊向他约稿，仅《广州日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为他提供了四个大整版的篇幅发表他的作品。短篇小说《半夜山月》，和秦牧、张永枚、柳嘉等著名作家同获《广州日报》《珠江》首届佳作奖。

他生活俭朴，创作勤奋。他担任徐闻县文联主席，事无

巨细，他都得管，还参加了几期计划生育工作队和社教工作队，一下去便是数月。他一直是业余创作，利用古人说的“三余”。“三余”者，“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冬”和“阴雨”都要工作，只有“夜”之余了。韩愈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陈堪进也是一股子劲的“焚膏油”。有劳作，才有收获。

我最近有机会读了他几十万字的小说和散文，对他的作品有一个较清晰的总体印象。有人说，雷州半岛一半是红，一半是蓝，红的是红土，蓝的是大海。他是大海的儿子，守了大半辈子大海，他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朝夕相处、哀乐与共的乡亲，笔下自然是一片蓝色了。大海是他构筑文学大厦的主要材料。渤海湾有个写海的作家邓刚，北部湾有个写海的作家黄康俊，他们笔下的大海是凶暴的。陈堪进拥有自己的大海，他笔下的大海是温柔的。他写海，笔触不单停留在海景、人和海的斗争，而是把自然景物、人的命运、爱情纠葛以及生活习俗等等和大海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一片白云，一轮明月，一簇鲜花，一叶风帆，把大海装扮得绚丽多彩。

中篇小说《孤岛呼唤爱情》，写四个男青年在一个远离大陆的孤岛上护林种草，生活单调枯燥，一个美貌的姑娘偶尔来到岛上，立即在他们中间掀起感情的波澜，引发一串串饶有风趣的爱情纠葛，展示了男人对异性的渴望。台风袭击孤岛，生与死、爱与恨、良知与野性的矛盾，描写得淋漓尽致，给人以心灵的颤栗，引起许多人生哲理的联想。短篇小说《月浴》，一群姑娘受了月和水的诱惑，赤条条地扑进水

里，皎洁的月光照在白嫩嫩的皮肤上，她们惊喜地发现自己人体的美，欢快的笑声中，洋溢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作品追求一种诗意。这种诗意在他的散文里更加浓郁。他把“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美”奉为创作的最高准则。一位评论家评论他的作品，“像一股清流，穿山过峡，注入平川”。一位编辑评论他的作品，“像一缕清风，拂过我的心田”。这些评论道到了妙处，生动形象地点明了他的作品的最大特色：诗化。

化疗以后，他很乐观，买来许多关于防癌治癌的书，每天清晨五时起床练郭林新气功。

我问他今后创作的想法，他憨厚的一笑，说：“我想多读点书，认真总结创作得失。过去写的那些我还很不满意。最重要的是不断突破，多出拳头产品。”

我告辞了。他久久地站在紫荆树下，满树紫红的花衬着他，他显得容光焕发。呵，人生的道路还很长，他的笔还要不倦地战斗下去！



目 录

- 一枝一叶总关情（序言） 吴茂信（1）
此生不离三寸笔 艾 彤（7）

小 说

- 女人和船 (1)
命运垂青傻老七 (45)
渡痴 (59)
小镇奇观 (70)
细雨无声 (81)
债 (87)
孤岛呼唤爱情 (95)
轰动效应 (139)
部长拜年 (142)
椰渡未了情 (146)
最后一炷香 (185)

散 文

- 没有空间的古城 (226)
网床轻轻摇 (229)
草甸春牧图 (232)